

KALDI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

第一次去希腊，是1994年4月，在伦敦打工读书，复活节假期去了罗德岛。住在那个依山而筑的美丽小镇林多斯。小街弯弯曲曲高低起伏，山顶上有一座公元前古希腊建造的卫城遗址，还有十字军东征时建造的古堡残墙。罗德岛在希腊的最边缘，离土耳其很近，一水相隔。这里也曾有几个世纪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，两国的恩恩怨怨始终不断。海水之蓝，屋墙之白，阳光之灿烂，都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。当时我们借了一辆小摩托，去了罗德岛的各个角落。在小山村的咖啡馆喝过满是渣子的浓浓的咖啡，看过身穿黑袍的老妇人编织地毯，在海边烧烤的小摊子吃过最新鲜的鱼。还有大大小小的无数教堂，可以随便进入，有的只有几平方米大。白墙蓝门，反射着明晃晃的阳光，进去要过一会儿眼睛才能适应，借着烛光，看过墙上精美的壁画。还有路上的许多小神龛，里面总是点着蜡烛。当时准备下一年就去克里特岛，但没想到再回希腊，竟是二十年后。

2015年夏天，暑假换家到了土耳其，对换的家庭有一个小游艇，还带着一位故事太多的船长。开船从土耳其进入希腊水域时，他就赶紧去把红色星月旗换成蓝白条子旗，那天去了两个非常小的岛屿，卡利莫斯和萨利莫斯，如同世外桃源。当时希腊的债务危机正在水深火热中，但岛上的居民依然悠闲自得。小岛住家的白墙蓝门，小教堂的玲珑精致，恰如二十年前。船在希腊海湾中过了一夜。虽然已经看过世界各地的无数大海大洋，但这里的海水之蓝，小海湾之静谧，依然可说是第一。第二天开船回土耳其，船在海中，突然感悟：土耳其那边，满山遍野建满了房子，层层叠叠，密密麻麻。希腊那边，小镇栖息在海湾，低调优雅不张扬，如诗如画。山上也有些零星的

我的希腊跳岛游

房舍，融入海天景致。也许这就是希腊永恒的魅力。

去年和今年两次前往希腊，都是因一位朋友六十岁的生日。去年因疫情许多朋友没能参加，索性今年重来一次。去年前往的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隔海相望的基斯拉，有几位希腊裔南非朋友在岛上安家，那一周如同访友，这个如诗如画的安静小岛就非常特别。今年去的是安德罗斯岛，是基克拉迪群岛最北的岛屿，从雅典坐船两小时即到。这次又是从土耳其去希腊，从伊斯坦布尔飞往雅典，夜间大都市的唱祷声说笑声音乐声，换成了小岛的风声海浪声，对比强烈。

**夜间大都市
的唱祷声说笑声
音乐声，换成了
小岛的风声海浪
声，对比强烈。**

这次在安德鲁斯小岛住了一周多，租住的民宿虽然不大，但有一百八十度的美丽海景，每天日落，天空从浅蓝到粉红，再从粉红到深红，残阳如血，海上落日，日日得见，日日着迷。有一天黄昏，见到一群海豚在海上嬉戏，更是额外的惊喜。

朋友六十岁的生日，主题是火人节，三十多位朋友聚集一堂，让安静的海湾热闹了一晚。最大的收获是两个孩子经过几天的学习和训练，正式拿到了深潜证书，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向他们打开了。我们依然是每日浮潜，看看大小鱼类。最惊艳的是一条一米多长的黑黄相间的大海鳗，如同一条丝带，在海底的岩石间穿越游过。

安德罗斯和基斯拉一样，游客也不多。开车从小岛的西北到东南，看到内陆山谷里的许多梯田，村庄房舍顺着梯田建造，时不时能见到可爱的小教堂。停下过几次，想进教堂里看看，但一律都是大门紧闭。在首府小镇里的教堂也不开门。不知是否是疫情使然，还是另有原因。我这三十年来的几次希腊“跳岛游”，这似乎是唯一的变化。📍